

# 巴黎| Air de Paris 画廊: 逆水行舟, 寻找更大的实体空间与艺术家共舞

2016-05-07 王晟 艺术流ArtL

1990年, Florence Bonnefous和Edouard Merino在尼斯创建了Air de paris画廊。这两位在某欧洲当代艺术计划的活动中认识的伙伴,原本计划把画廊开在巴黎。当时,他们找到了找地方,准备吃完饭就签合同。然而一顿饭吃完,两个人却做出了不一样的决定:放弃中心城市,去其它地方尝试一下,冒冒险。这似乎比在中心城市亦步亦趋的发展有趣的多。于是两人放弃了合同,南下前往尼斯,暂居在Edouard Merino父母家里,直到找到画廊的场地。



DOROTHY IANNONE展1 ©王晟

Air de paris最开始在海边用工作室加展览的方式,一个月就找到了Philippe PARRENO、Pierre JOSEPH等艺术家。画廊就像是艺术家的家园,从各个方面介入最后的展览。这个空间提供美食课程、运动课程,甚至还有岩壁用来攀岩。在资金并不充裕的情况下,用这种方式来介入艺术、聚集人气,最后让人们关注到艺术上。

尼斯短暂的艺术乌托邦狂欢过后,他们和一些开画廊的朋友回到巴黎,在13区开辟了一片新的疆土,成为了13区新艺术区的开山“六君子”。许多年过去了,其它五家画廊陆续搬去了别的地方。Air de paris却在那个地方越做越大。

**Art L.:** 画廊最初开在尼斯，尼斯的艺术品市场好吗？

**Florence Bonnefous:** 并不好。所以到了1994年，我们还是决定搬回巴黎来。当时的网络还没有发达到可以用作销售的渠道，所以画廊还是需要参观者的。尼斯的夏天有很多人，其它季节人很少，画廊没有多少参观者。

**Art L.:** 画廊的名字倒是取得很有前瞻性。

**Florence Bonnefous:** 我们当时并不想和一般画廊那样把创始人的名字放进去，叫BONNEFOUS MERINO画廊或者MERINO BONNEFOUS画廊。我们希望有一个特别的名字，“Air de paris”是Marcel Duchamp一件作品的名字，对于观念艺术的一种挖掘和参考，另外也代表着一种平等，作为一个刚开始的画廊，与年轻的艺术家合作，做出一个“平等”的保证，是很不错的。当然我们在尼斯的时候用这么个名字有点奇怪，但是搬到巴黎之后就顺理成章了。

**Art L.:** 你们把画廊的地址选在了13区，远离巴黎画廊的中心地带，这是个很不同的选择，为什么呢？

**Florence Bonnefous:** 开始是个偶然。我们在三区也找到过一个空间，但是我们希望空间能大一些。我们有些朋友当时也在寻找空间，结果我们就在这里找到了六个空间。所以最开始这里有六家画廊，我们常常一起举办展览开幕式，因此吸引了一大批藏家。六家画廊一起工作，在这个行业里是很少见的，我们一般不分享自己的客户，这种工作方式我不知道今天是否可行。

慢慢的大家都需要更大的空间，而这一区又找不到其它的大空间了，慢慢的他们都搬去了别的地方。而我们就把他们原来的空间接收下来，从100平米到200平米，现在有300平米。我们现在还在寻找更大的空间，包括展览空间、工作坊、办公室等等，都需要更多的空间来支持。

我不认为不在中心区域就是个问题。人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过来参加开幕式或者看展，那他就是真的想来。而不是路过了顺便来看一眼。所以这样的参观者就是高质量的参观者。有些人觉得这儿远，Belleville也很远，他们以远为借口不来，是因为他们对我们做的东西没有兴趣，有兴趣再远他都会来的。

我们不会搬到玛黑区去，在那里只能找到一些又贵又小的空间，我们没有办法在市中心那样小小的场地里展开工作。

**Art L.:** 在今天，寻找更大空间这样的决定是很少见的，不少画廊都关闭了自己的实体空间，只做网络或者艺博会的销售。你们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呢？

**Florence Bonnefous:** 从纯商业的角度来考量，艺术品销售现在确实是要依靠艺博会。但是那是第二步，艺博会就像是一个小型的艺术品收藏展，但首先，要为艺术家举办大型的个展，这就需要一个大型的空间。

从事这个行业，我们还是喜欢有所挑战，有地方能和艺术家一起工作，为他们提供一切条件以便创作新的作品。画廊的参观者是越来越少了，这很悲哀，但是我们要对抗它，为了这个行业能继续发展下去，在画廊里做展览是很重要的。而艺博会，纯粹就是卖东西，完全是商业上的考量。

**Art L.:** 更大的空间具体用来做什么呢？像博物馆那样运作吗？

**Florence Bonnefous:** 更像是个艺术中心。我们有一堆展览计划，总有艺术家想要办展，我们满足不了所有的要求，就是因为空间不够大。我们需要一个空间把所有的功能都集合在一起，这样工作起来会非常高效。这里现在除了展厅和办公室，还有一个小库房和一个工作间，但都很小，大型艺术品没有办法在这里装框或者组装。虽然说我们现在就常常两个展览同时举行，只是受限于空间，其中一个展览会比较小。

我们希望能同时举办两个大型展览。我们的野心还不至于为自己寻找一个大空间，而是希望找到一片区域，可以容纳几个画廊在一起，就像从前这篇区域一样。哪怕在艺术界，也有集群效应，参观者愿意一次看多个展览。

**Art L.:** 这个决策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参观者是吗？

**Florence Bonnefous:** 我们也像其它画廊要面对参观者越来越少这样一个事实，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时候人很多，中间就没有人。这是个大问题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对这个我没有答案，我想只有更努力的工作，用更好的展览、做更好的宣传来吸引人。

**Art L.:** 今年还是有许多艺术博览会要去参加对吗？

**Florence Bonnefous:** 是的，最近的是巴塞尔香港。我们准备了一些艺术家的作品，比如说有Claire FONTAINE的作品，这是一个艺术组合，由意大利哲学家Fouvient Garnet Valet和英

国艺术家James Fonlien组成，他们2004年在巴黎组成了这个艺术组合，所以我们把他们看做法国艺术家。我们从2007年就开始了合作，是很好的朋友。

这次送去香港参加艺博会的是他们的霓虹灯作品，这些霓虹灯组成了许多国家的文字，但讲的是一个意思：“处处都是外人”。去香港我们就带去繁体字版本的，会在一面墙上做展示。这个主题让我们去思考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别处，思考冲突地区，思考难民，思考我们不熟悉的地区，他们的文化也是组成世界大文化版图的一部分。

另外我们还选了一些艺术家的作品，这是一次群展，我们大概从三十多个艺术家中选了七位艺术家的作品。比如说CarstenHÖLLER，我们带去的是一个蘑菇橱窗的作品；Dorothy IANNONE，一位生于1933年、生活在柏林的美国艺术家，我们推介的是她1963年的作品，用一些具象的元素来创作抽象画作，作品非常性感。除了这两位市场反响比较好的艺术家，我们选择年轻艺术家，比如说伦敦的摄影艺术家Bruno SERRALONGUE，他比较关注法国北部的难民问题，我们合作并不久，这次推出的是他拍摄的一个韩国系列。

此外还有生活在柏林的日本艺术家SHIMABUKU，这次带来的是一个以时间为主题的装置，用的材料是干海参。我们会放一个视频来说明这种传统日本食物是如何制作的，最后在展厅里把它吃掉。这个作品要讲的是时间、人类以及自然这三者的关系。Claire FONTAINE的中文霓虹灯作品、日本艺术家的作品，都是专门为亚洲市场准备的。

**Art L.:** 这是你们第一次去参加巴塞尔香港吗？

**Florence Bonnefous:** 已经是第二年了。去年我们主要是去认识人的，我们有一个三年计划，也就是说参加三界巴塞尔香港并且实现盈利。去年我们主要是去结识艺术家、收藏家，建立一些关系，所以我们卖得很少，还不够成本。但是为今年和明年打了基础。这就跟在杂志上做广告一样，不可能立竿见影。我们的展位并不大，但是作品价格不低，运输、保险这些成本都是要记入价格的。

**Art L.:** 在香港找到一些感兴趣的中国艺术家了吗？

**Florence Bonnefous:** 目前还没有。去年我们并不急着为画廊找艺术家。我们一直在观察，看到了很多1960年代、1970年代的亚洲艺术，来自中国、韩国、日本等国家，我们对这些东西完全不了解。我们等于是自己去香港看了一个巨大的展览。今年我们会在亚洲待久一点，香港之后再去看上海，我们的艺术家朋友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些计划。毕竟，中国艺术市场对我们来说是一片空白，完全没有认知，我们现在在一个中国客人都没有。

**Art L.:** 你们去参加巴塞尔香港和参加欧洲的艺博会区别大吗?

**Florence Bonnefous:** 非常不同。我们毕竟已经在欧洲存在了25年，每次艺博会，都有太多的人来见面，跟我们拥抱，坏处是每次参会，大概也就只能认识一两个新人。但是在香港，来十几二十个对我们感兴趣的陌生人是平常的。在亚洲认识新的人是很激动人心的一件事，给了我们很多展望和期许，想要和他们一起做些什么。虽然我们存在语言交流上的障碍，但他们是真的充满好奇心，也很开放。

我们现在没有什么确切地要为中国市场做些什么的计划，我们还在了解和学习的过程中。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和代理的艺术家关系非常近，我想我们会利用和发挥好这个优势。

**Art L.:** 画廊比较喜欢选择什么类型的艺术家?

**Florence Bonnefous:** 我们的艺术家分类非常繁杂。我完全是凭借个人感觉来判断一个艺术家我是否喜欢。我会捕捉到作品里的丰富性和真挚，那是艺术家自己无法言说的东西。大方向上来讲，我们选择的都是观念艺术。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体系可以拿来讲。我有兴趣的是有自己宇宙观的艺术家，也就是说，他跟你讲的东西应该是独一无二的。

现在有太多的人在讲一样的东西。我们寻找的就是艺术家身上独特的、真挚的东西。艺术家的作品和艺术家本人是一致的，我们是和人在一起工作，不是和一件作品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艺术类型上，我们比较多选择绘画，抽象绘画，一些摄影作品，很少有视频、装置、行为艺术等等。但我们也会卖一些装置给美术馆。



**Art L.:** 你们是从哪里找到这些艺术家的？

**Florence Bonnefous:** 大部分是在艺博会上找到的。有一次我在一个艺博会上看到一些很小尺幅、照片大小的作品，我们做了一些调查，就发现了这位美国艺术家Monica MAJOLI。1994年，我们在加州为她办了第一个个展。找到她我觉得完全是一种直觉。她是我们的艺术家里唯一画具象的。她的作品如果放大了看是很震撼的，虽然色调比较阴暗，但是画面里有些东西吸引了我。

我们现在也在网上看些东西。看到喜欢的东西，我们会亲自找上门去，我们基本上不做什么视频面试。

**Art L.:** 有没有遇到瓶颈的时候？感觉已经找不到好的艺术家了？

**Florence Bonnefous:** 有些艺术家的高峰期时很短暂的，有一阵子他的作品可能特别好，然后就再也做不出好东西了。有些艺术家则是厚积而薄发的，从事艺术创作几十年，越到晚年，作品就越具备丰富性。生活充满偶然性，还有些艺术家因为精神原因停止了创作。人就是这样。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坚持创作，而且努力不重复自己，创作了一辈子才成功的。

我们这家画廊做的第一个艺术家的展览是Philippe PARRENO的，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位非常重要的艺术家，而他从没有停止过创作。开画廊25年，我已经学会了不从最开始就去判断一位艺术家好或者不好。艺术是一片可以冒险的领地，充满了可能性，我相信艺术家也是这样。

**Art L.:** 今年有什么新计划？

**Florence Bonnefous:** 最近我们会为墨西哥年轻艺术家Adriana LARA做一个展，这是个很重视观念的艺术家。美国艺术家KINMONT会在里面的小厅有一个小展览，他的创作很学术，会涉及到社会的架构等等。